

元朗充滿希望 圍城不再悲情

幾全民就業 社區設施俱全 「當年求生存，如今求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元朗區位於香港新界西部，是18區中唯一「一區兩市」（即元朗新市鎮及天水圍新市鎮）的區份。2004年轟動全港的天水圍滅門慘案發生後，天水圍被社會冠以「悲情城市」之名。十多年後的今天，區內就業機會、工資水平與社區設施均大幅增加；當年的新來港人士都已融入社會，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在天水圍服務16載、可說是天水圍北「開荒牛」的元朗區議員、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天水圍自回歸以來可說是從接近「零」到有、從陰霾到充滿希望，「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尤其是面積逾400公畝的洪水橋發展計劃完成後，可補天水圍的不足。」

元朗區是18區中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也是北區以外，另一個與深圳市相連的地區。

根據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資料，元朗區有61萬人口，其中天水圍佔逾28.6萬。政府於上世紀80年代末發展天水圍新市鎮，首個位於天水圍的公共屋邨天耀邨於1992年落成，成為天水圍的中心區，後隨着嘉湖銀座及嘉湖海逸酒店於1999年啟用而有所轉移。

1998年大欖隧道正式通車，天水圍居民從此不再需要依靠屯門公路往來九龍與香港島，天水圍南部發展大致完成。

天水圍北的發展於回歸後的1998年展開，天頌苑及天華邨於翌年入伙，其後數年是天水圍北部屋邨入伙的高峰期。

昔倫常慘案被冠「悲情城市」

令社會焦點放在天水圍的，是2004年4月發生於天水圍最北面天恒邨的一宗滅門倫常慘案，一名新來港婦女及其一對6歲女兒同被丈夫殺害，其丈夫亦自盡。

該宗事件發生後，區內亦不時出現家暴問題，故天水圍一度被社會冠以「悲情城市」之名。

2001年起服務天水圍、2004年開始在天恒邨擔任區議員至今的陸頌雄表示，一直不希望以「悲情」去形容天水圍，而當年居民生活困難的主因是新來港人士未適應香港及該區失業率高，「正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

當年，天水圍被標籤成「悲情」後，客觀條件是令政府、志願團體等各界給予更多支援，同時建立社區網絡，「唔係悲情都冇人理！」

會堂體育館圖書館醫院紛建

10年前，陸頌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曾指，慘案過後，區內的自發性服務不少，充滿人情味；政府

亦投放了不少資源，如倍增社工人手，設立新的綜合服務中心及在天水圍北面興建第一間圖書館等，惟並未「切中」當區最需要、最核心的「就業」問題。

10年後，他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在香港接近全民就業，加上最低工資實施後，區內的基層工資大有改善，「當年的新來港人士如今已是永久性香港居民，小孩已長大成人，不少更投入職場，改善了家庭經濟環境，整體社區氣氛亦比從前好。」

他續說，十多年前整個天水圍北連一個足球場都無，今日天水圍已有1個大型足球場、兩個社區會堂、3間體育館、兩間圖書館，其中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更是全港第二大公共圖書館，加上濕地公園及今年初啟用的天水圍醫院，區內設施及市民生活已有巨大改變，只欠一個標準泳池，「區議會已通過，只待排期上立法會。」

車位交通負荷物價待改善

陸頌雄指出，當年開發天水圍北部時，適逢特區政府推行八萬五建屋計劃，後期因政策失衡而停售居屋，天水圍多個原打算用作居屋的屋苑遂變成如今的公共屋邨，區內幾乎沒有商業活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發展，才進入今天的成熟期，「至少區內無就業的問題要解決了。」

他表示，區內的社會問題多年來亦轉變了，「當年係求生存，有份工便好，如今是求生活質素、優質就業，及解決車位、交通負荷與物價問題。」他從前接獲的求助多屬家庭糾紛，現時則有不少屬擠迫戶及調遷問題，「住對居民而言始終最重要，單是嘉湖一個單單位便由當初100萬元升至現時逾400萬元，小市民如何負擔得起？」



1995年的天水圍。



天水圍醫院。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屏山公共圖書館。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天水圍市容。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發展橫洲洪水橋 交通配套需全面

特稿

香港回歸以來，元朗可算是一個城市化較快的地區，區內不少建築近年落成，未來亦有洪水橋及橫洲等新區域，一切的發展可謂源自交通。元朗區議員呂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元朗市交通情況近年大有改善，三號幹線於1998年開通前，只有未擴建的屯門公路及青山公路，一旦遇上擠塞就會癱瘓，往市區的行車時間亦由以前約兩小時大大縮減至現時的半小時，「2004年啟用的西鐵也便利了區內交通，令元朗市中心人口由1996年的約15萬增加至現時的約22萬。」

元朗區由廈村鄉、屏山鄉、十八鄉、錦田鄉、八鄉、新田鄉組成。元朗市中心是元朗新市鎮及元朗區的核心及商業中心，早於上世紀60年代已開始發展，住宅、商業樓宇混雜。

元朗區最早興建的公共屋邨為元朗邨，位於大橋街市附近，但已拆卸。區內第一個大型屋苑是位於南生圍的錦綉花園，於上世紀80年代落成，第二個是新元朗中心。

元朗區內交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擠塞，政府早前建議輕鐵「走線」，將部分路綫遷往朗屏一帶，在大馬路選用單線行車。

呂堅指，有關意見屬初步探討階段，要改善交通需全面配套，如只是改線未必是好事，因為措施或許需要增加其他巴士或大巴在大馬路的服務，令擠塞問題無法改善。

面對人口大量增加，政府亦着力提升區內社

區設施，包括今年才落成啟用的文化康樂大樓，大樓內包括體育館及圖書館，元朗大會堂旁亦正在興建社會服務中心，預計在2018年落成後，可服務區內青少年、長者，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有見市中心外的康體設施不足夠，政府並正在計劃興建室內及室外運動場。

呂堅指，元朗區內的發展尚未結束，市中心東邊工業區將變成住宅，橫洲一帶發展後預計將增加約4萬人口，市北未來10年將新增6萬人，市南大棠未來20年也會增加15萬人。希望政府先為未來做好交通規劃，在新發展區域發展商業及購物用地，不要引人流至市中心，才可解決市中心現時交通問題。

橫洲及洪水橋等地發展意味元朗區內鄉村風貌將有所改變，呂堅坦言，雖然區內鄉鎮之前發展相對慢，但預計未來20年將城市化，希望在發展之餘亦要保留鄉鎮文化，「例如保留圍村的文化內涵，其互相守望的精神也值得傳頌，應保留部分傳統村落。」

呂堅指，有關意見屬初步探討階段，要改善交通需全面配套，如只是改線未必是好事，因為措施或許需要增加其他巴士或大巴在大馬路的服務，令擠塞問題無法改善。

面對人口大量增加，政府亦着力提升區內社



呂堅指，元朗市交通情況近年大有改善。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人口趨老化 冀增安老設施

街坊心聲

退休司機梁一清自5歲起跟隨家人由澳門移居香港，入住元朗，1993年搬入天水圍後居住至今，可謂看盡區內多年變遷。他說：「看着天水圍不斷起樓，由一個魚塘變成逾30萬人居住的新市鎮，也見證了十多年前天恒邨發生的倫常慘案。」

倫常慘案後，天水圍被外界冠以「悲情城市」稱號，梁一清卻認為：「悲情周圍都有，不獨天水圍。」

他憶述，當時該邨居民於事件發生後紛紛施以援手及慰問，體現了街坊人情味，自己則對區內不少在社區中心舉行的街坊活動印象深刻，「整區都是悲情的說法，只是別人誇大其詞，我不認同這個稱號。」



天水圍街坊梁一清。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梁一清坦言，也許從前政府對天水圍關注較少，但近年加強了鄰里支援，區內亦設立了不少社會企業，居民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現時區內有不少社區活動，如每月都會探訪老人，政府也有加設醫院及文康大樓等不同設施。」

區內人口老化問題開始嚴重，惟安老設施只屬一般，他期望特區政府與慈善機構合作，改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

大家庭般圍住食 回歸帶旺盆菜宴

特寫

元朗區內的鄉郊地有不多村落，當中不少屬圍村，其獨特文化如盆菜相當聞名，相傳盆菜起源自宋代。當時，香港新界居民將最好的食材放於盆中，殷勤招待南下經港的宋帝昺君臣，後來演變為在歲時祭祀、大節日乃至婚嫁慶典禮儀時招待客人的菜餚。屏山是新界五大氏族鄧氏家族的其中一個聚居處，第二十六代傳人鄧聯興上世紀90年代初從老父接手經營菜館，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吃盆菜的氣氛濃厚連村外的賓客也感受到，足以令屏山人感到自豪。

在屏山經營菜館的鄧聯興，接手時只屬兼職，後來以自己物業作家庭式經營。近10年來，他累積了較多經驗，至約2010年才轉為全職。

鄧氏的屏山盆菜沿用傳統盆菜的本盆，吃時別具傳統的風味。盆菜的用料則有11款，包括手打梅花鮫魚丸、炸鮮門鱈、屏山神仙雞、雞汁燴花菇、油泡海蝦、炆本地鮮豬肉、自發土魷、五香豬皮、南乳枝竹及蘿蔔，其中以手打梅花鮫魚丸與炸鮮門鱈為招牌菜。

屏山圍村靠新鮮價廉創口碑

背負着屏山圍村的名聲，鄧聯興指，做盆菜也要有堅持，如要使用新鮮用料，並在購買材料後自己煮熟即日製作。

他坦言，顧客年年也光顧，故不欲在過節時加價太多，寧願不賺那麼多，希望以口碑取勝，「屏山也有圍村特色，易於宣傳。」

鄧聯興指出，當年因不欲盆菜文化失傳故接手傳承，盆菜的精神是圍村內的兄弟像大家庭般圍在一起，其他場合宴會氣氛遠遠不及。

他認為，盆菜搭配祠堂是最佳組合，不少村民都不會在酒店設宴，而是邀請圍村外的朋友回祠堂，「氣氛濃厚得連村外的賓客都感受到，這是令屏山自豪的事物！」

他指，香港回歸對推廣盆菜有積極影響，「盆菜文化在廿多年前興起，因為當年有不同慶典活動如元朗萬人宴等，及後每年的國慶活動更加盛大，更多宴會讓更多人接觸盆菜，對傳承文化肯定有幫助。」雖然近年吃盆菜的人有所回落，但回歸前他僅限於供應圍村內需



鄧聯興。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要，一年不足1,000盆，數年前高峰期每年約3,000盆。

在傳承文化的同時，鄧聯興笑指，回歸後生意更節節上升，令生活更加富裕，得到回報。回歸是個契機，他坦言若當年沒有幫助父親及累積經驗，也不能把握機會。

他希望年輕人要多腳踏實地，不要認為社會欠了自己，「肯做就得，要做好準備迎接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